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克] 哈谢克 著 星灿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克] 哈谢克 著 星灿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久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作者序

伟大的时代得有伟大的人物。有一些被埋没的英雄人物，他们谦逊平凡，没有拿破仑那样的赫赫功名和传世业绩，然而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品格，就连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声誉也会显得黯然无光。如今，你可以在布拉格街上遇到一个衣衫破旧的人，他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在这伟大新时代的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地位。他谦和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打搅，同时也没有新闻记者来烦扰他，请他发表谈话。你要是问他尊姓，他会简洁而谦恭地回答一声：“帅克。”

原来，这个和善、卑微、衣履寒伧的人，正是我们的老相识、英勇无畏的好兵帅克。早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他的名字在捷克王国的全体子民中就已家喻户晓，到了共和国^①时代，他的声望也依然不减当年。

我非常喜欢好兵帅克。当我向读者诸君介绍他在世界大战中的种种奇遇时，相信诸位也会同情这位谦卑的、被埋没的英雄，因为他不曾像希罗斯特拉特^②那个傻瓜，为了能让自己的事迹登在报上，编进教科书里，竟一把火烧掉了以弗所城的女神庙。

仅此一点，也就足够了。

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是奥匈帝国中的一个王国，战后于一九一八年十月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②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为了扬名于世，于公元前三五六年纵火烧毁了位于小亚细亚的港口城市以弗所的女神庙——古代艺术精品之一。后世所谓“希罗斯特拉特荣誉”即为“可耻的荣誉”的同义词。

目 录

作者序	1
-----	---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3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13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面前	22
第四章	帅克被赶出疯人院	28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街上的警察所里	33
第六章	帅克冲出迷魂阵又回家了	40
第七章	帅克从军	50
第八章	帅克成了装病逃避兵役犯	56
第九章	帅克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里	72
第十章	帅克当了团队随军神父的勤务兵	92
第十一章	帅克陪随军神父去做战地弥撒	115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辩论	124
第十三章	帅克去为别人举行终傅仪式	131
第十四章	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145
第十五章	灾祸临头	183
第一卷《在后方》跋		196

第二卷 在前线

第一章	帅克在火车上的厄运	203
第二章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	220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	283
第四章	苦难重重	337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	359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第一章	在匈牙利大地上行进	403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457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504
第四章	开步走	548

第四卷 光荣败北续篇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队里	597
第二章	刑前祝祷	620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628

了不起的帅克	马原
--------	----

附 录

我是怎样为帅克作插图的	684
-------------	-----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斐迪南^①给杀了，”女用人对帅克说。几年前，当帅克被军医审查委员会最终宣布为白痴时，他退了伍，从此以贩狗营生，替七丑八怪的杂种狗伪造纯正血统证书。

除了这档子活计外，他还患着风湿症，这时正用樟脑油搓揉膝盖。

“哪个斐迪南呀，米勒太太？”帅克问道，一边继续揉着他的膝盖。“我认识两个斐迪南，一个是给杂货铺老板普鲁什当伙计的，有一次他错把一瓶生发油喝了下去；另外我还认识一个斐迪南·柯柯什卡，他是个捡狗屎的。这两个全死掉都没啥可惜的。”

“不，先生，死的可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②的那一位，又胖又虔诚的那一位呀……”

“天哪！”帅克惊叫了一声。“这可是妙啊！大公这事儿是在哪儿发生的呢？”

“是在萨拉热窝干掉他的。您知道，还是用的左轮手枪哩，当时他正带着他那位大公夫人坐小轿车路过那儿。”

“你瞧他有多气派！米勒太太，坐的是小轿车哩。当然哪，也只有像他那样的大老爷才坐得上啊。可他准没料到，坐小轿车兜风，会不得好

① 斐迪南大公(1863—1914)是奥皇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侄儿，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与其妻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被暗杀。此事就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② 斐迪南大公在捷克的城堡。

死。还是在萨拉热窝哩，这不是在波斯尼亚省吗，米勒太太？大概是土耳其人干的吧？本来嘛，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①抢过来。这下子，你瞧闹到个啥结果？米勒太太，这位大公果不然上西天了吧！他受了好半天罪才断气吧？”

“大公当场就断气了，先生。谁都知道，左轮手枪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前不久在我们努斯列也有位先生拿着左轮寻开心来着，结果把全家人都给崩了。门房上楼去看谁在四楼放枪，也给打死了。”

“有一种左轮，米勒太太，你就是急疯了也打不响，这种玩意儿还真不少哩！可是他们买来打大公的那杆枪准会强得多。我敢跟你打赌，米勒太太，干掉大公的那个人，那天肯定穿得很讲究。明摆着的，开枪打死一位大公，这可是非常之难哪！这可不像流浪汉朝守林官打冷枪那么容易。关键在怎么接近他。像那样的大人物，你穿得破破烂烂就休想接近他。你得戴上一顶高筒礼帽，要不你还没下手，警察早把你给逮住了。”

“我听说刺客有一帮子人哩，先生。”

“当然啰，米勒太太，”帅克说，正好按摩完他的膝盖。“要是你，比方说吧，想干掉一个大公或皇帝什么的，你也得找些人合计合计呀，人多智广嘛。这个人出个点子，那个人添条妙计，那就像我们的国歌上说的：‘事业必定成功。’②要紧的是，你得瞅准那位大人物的车子经过的那一刹那。就好比，你还记得当年用锉刀捅死我们的伊丽莎白皇后的鲁谢尼先生吧？当时他还和她一块儿散着步哩。人心隔肚皮啊！这件事发生以后，再也没有哪一个皇后随便出来散步了。嘿，摊上这号事的大人物还会很多的。你等着瞧吧，米勒太太，沙皇和他的皇后也会有这一天的。他们既然已经拿皇叔③开了刀，也许——但愿上帝保佑别这样，也许连我辈小民的皇上也在数难逃。这位老先生的仇人可不少哪，比斐迪南的还要多。正像前

① 一九〇八年，奥匈帝国吞并了这两个地方。

② 出自旧奥地利国歌。该歌由约瑟夫·海丁(1732—1809)于一七九七年谱曲。

③ 斐迪南大公为奥皇的侄子，帅克把他误当了“皇叔”。

不久有位老兄在酒店里说的：‘迟早有一天这些当皇帝的一个个都得被干掉，就连他们的国家监察院也救不了他们的老命。’这位老兄喝了酒付不出账来，酒店老板不得不叫警察来抓他。他扇了老板一耳刮子，又给了警察两巴掌。后来他们把他装上囚车^①押走了，叫他知道点厉害。米勒太太，你不知道，如今新鲜事儿可多着呢！这一回对奥地利来说可又是一个损失。想当初，在我服役的那时节，咱们那儿有个步兵，开枪打死了个大尉。他拿着一支上了膛的步枪闯进了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叫他别在那儿闲逛，可他还是逛他的，说是要找大尉谈话。大尉一出来就宣布禁止他出营房。他端起枪，叭的一声朝大尉的胸膛开了一枪。子弹从大尉的后背穿出来，还把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墨水瓶打翻了，墨水在那些公文上淌得一塌糊涂。”

“那个当兵的后来怎么样啦？”过了一会儿，当帅克已穿上外衣时，米勒太太问道。

“拿根裤带吊死啦，”帅克边刷着礼帽边回答说。“那根裤带不是他自己的，是从禁闭室的看守那儿借来的。他借口说他的裤子老爱掉。你说他还用等着人家来枪毙他吗，米勒太太？你知道，谁赶上这档子事儿都得脑袋搬家！看守为这事儿丢了饭碗不说，还给判了六个月的徒刑，不过他没坐满六个月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那儿的一座教堂里当传教士。如今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多了，米勒太太。我想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也准是把那个枪杀他的人看错了。他准是看到那人对他满口甜言蜜语，就以为这是个好人的，结果反让这位老兄把他干掉了。他们朝他身上开了一枪还是几枪？”

“报上说，先生，大公的身子给打得净是筛子眼儿。刺客把子弹全打光了。”

“干得真痛快，干净利索，米勒太太。要是我去干那号子事儿，就得买

① 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在布拉格常用有栏栅的手推车(囚车)将醉汉押往警察所。

支勃朗宁。这种手枪看上去像个玩具，可是只消两分钟，就可以连胖子带瘦子打死他二十个大公。不过，你别对旁人说，米勒太太，胖大公总比瘦大公好打些。你还记得葡萄牙人是怎么打死他们的国王的吗^①？那国王就是个胖家伙。你自己也知道，当国王的不会有瘦子。好啦，我该去‘杯杯满’酒家走一趟啦。要是有人来取那只我已经收了定钱的小狗，你就告诉他：我把它放在乡下养狗场里，前不久刚给它剪齐了耳朵，耳朵长好之前，不能把它领出去，要不会伤风的。你把钥匙交给咱们楼的门房吧。”

“杯杯满”酒家里只坐着一位顾客。他是警察局的密探，叫布雷特施奈德。酒店老板巴里维茨在一旁洗碟子。布雷特施奈德想方设法要和他谈点正经事儿，可是总没谈起来。

巴里维茨是个有名的粗人，他每说一句话都得带上个“屁”呀“屎”呀一类的脏话；可是他满肚子墨水，见了谁都要劝人家读一读雨果描述拿破仑的书里的最末一章，也就是老近卫军在滑铁卢战役中给英国人的最后答复那一段。^②

“今年夏天真不错呀！”布雷特施奈德开始谈正经事儿。

“不错顶个屁！”巴里维茨回答说，一面把碟子放进橱柜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我们干了桩好事啊！”布雷特施奈德抱着一线希望接上一句。

“在哪个‘萨拉热窝’？”巴里维茨反问道。“是在努赛尔酒店吧？那儿每天都有人打架，都出了名啦。”

“不，是波斯尼亚省的那个萨拉热窝，掌柜先生。那儿有人把斐迪南大公打死了。对这件事，您有什么看法？”

“我可不管这些鸟事。谁想要我过问这类事，那就请他来吻一下我的

① 葡萄牙国王查理一世于一九〇八年二月在里斯本被刺；该国王是以奇胖出名的。

②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1802—1885）在《悲惨世界》一书中，描写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战役时，写到法国将军康布罗纳以“屎！”一词来回答英军的劝降。在这里，巴里维茨为自己的谈吐粗俗寻找根据。

屁股吧！”巴里维茨谨慎地回答，一面点着他的烟斗。“如今这世道，谁要是跟他妈的这种事沾上了边，那就等于找死。我是买卖人，顾客进来要杯啤酒，我就给他倒杯啤酒。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死了个什么大公，跟我们屁相干！谁要管这些鸟事，就只有到庞克拉茨^①去蹲班房。”

布雷特施奈德不吭声了，他失望地看了一下空无一人的酒店。

“这儿从前挂过一幅皇上的画像吧？”过了一会儿，他又找了个话题。“就在如今挂镜子的地方。”

“嗯，您说对啦，”巴里维茨回答说，“挂过，后来苍蝇在画像上拉满了尿，我只好把它放到顶棚上去了。您知道，说不定哪个多嘴多舌的扯句闲话，兴许就会惹来他妈的一场麻烦。老子犯得着吗？”

“萨拉热窝那边一定糟透了把，掌柜先生？”

对这个阴险狡诈而又单刀直入的问题，巴里维茨先生回答得格外谨慎：“嗯，这一向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热得要命。我在那儿当兵的时候，还得往我们上尉先生的头上搁块冰哩。”

“您在哪个团服过役，掌柜先生？”

“这种屁大的事儿我可记不住了。我对这些鸟事从来不感兴趣，也从来不过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多管闲事，惹是生非。”

密探布雷特施奈德再也不吱声了。他阴沉的脸色直到帅克进来才好转起来。帅克跨进酒店门槛，要了黑啤酒，说：“维也纳今天也披黑戴孝了。”

布雷特施奈德的两眼放射出希望的光芒，他连忙接口说：“在科诺皮什捷挂了十幅黑纱^②。”

“哦，该挂十二面，”帅克足足地喝了一大口说。

“您为什么认为要挂十二幅呢？”布雷特施奈德问道。

① 布拉格一所大监狱设在这里。

② 捷克人习惯，国丧时在国旗两侧各挂黑纱若干幅，以示哀悼。

“好记数呗！一打嘛，也容易算钱；成打地买总比零头便宜，”帅克回答说。

又是一阵沉寂。帅克自己用一声长叹打破了它：“唉！这可真叫做翘辫子、上了西天。还没等到当上皇帝就蹬腿了。想当初，在我服役的那时节，有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下来，稀里糊涂就断了气。当时大伙儿还想把他扶到马背上去坐着，可是一看哪，他都没一丝气儿了。这位将军本来还准备升为元帅的，却在这次演习中报销了。这些演习，啥时候也招不来好事。在萨拉热窝也是搞了个什么演习。记得有一回我正赶上了这种演习，他们发现我的军服上少了二十颗纽扣，便把我送进单人禁闭室关了十四天。头两天我简直像个重病号似的躺着动弹不得，因为我给‘绞麻花’^①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军队就得讲究个纪律，不然的话，谁都会吊儿郎当。我们的上尉马科维茨就常这么训斥我们说：‘对你们这帮混蛋就得讲纪律。要不你们就会无法无天，像猢猻一样爬到树上去。军队要把你们变成人，你们这些猪猡！’难道这话不对吗？您想想看，要是在公园里，比方说卡尔拉克^②的每一棵树上都蹲着一个不守纪律的大兵，那还成什么体统！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在萨拉热窝，”布雷特施奈德把话题拉回来说，“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

“这一点您可错了，”帅克回答说，“这全是土耳其人干的。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干的。”接着，帅克就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发了一通宏论：“土耳其在一九一二年败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他们想要奥地利帮个忙，奥地利没答应，所以他们就吧斐迪南给杀了。”

“你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转过头来问巴里维茨掌柜。“你喜欢那些

① 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种酷刑：将犯了过失的士兵的双手绑在两腿上，弃置一至数天，谓之“绞麻花”。

② 布拉格的一个街心公园。

信奉邪教的狗崽子吗？不喜欢，对不？”

“顾客就是顾客，”巴里维茨说，“土耳其人也一样。对我们这些开酒店的来说，什么政治不政治，顶个屁用！你把酒钱付了，在店里坐下来，爱扯什么淡随你的便，这就是我的规矩。管他干掉我们斐迪南大公的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捷克自由党，反正对我都一样。”

“那好，掌柜先生，”布雷特施奈德开腔了，他重新希望能从这两个人中抓到一个口实。“可你也得承认这对奥地利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吧？”

帅克抢着替掌柜的回答说：“损失是损失，这谁也没法否认。是个吓死人的损失。斐迪南可不是随便哪个什么二百五代替得了的。只是他该长得再胖一点。”

“你这是什么意思？”布雷特施奈德活跃起来。

“什么意思？”帅克满意地回答说。“就是这个意思。他要是再胖一点的话，准会在这以前、当他还在科诺皮什捷追赶那些到他地里捡干柴、采蘑菇的老太婆^①时就中风死了。他要是再胖一点的话，就不会死得这样丢人现眼。好歹也是皇帝老子的叔大人呀，他们竟敢把他毙掉！报上都登满啦，真够丢人的！早些年，在我们布杰约维策的集市上，为了一点儿小事，有人就拿刀子把一个叫什么普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牲口贩子给捅死了。他有个儿子叫博胡斯拉夫。这下他儿子该到哪儿去卖猪呢？谁也不买他的，都说：‘这就是那个被刀子捅死的人的儿子，准也是个无赖！’到头来，他走投无路，只好从克鲁姆洛瓦桥上跳到伏尔塔瓦河里，寻了短见。这一来，人们又得去打捞他，救他，把他肚子里的水挤出来。大夫给他打了一针什么药水，他还是死在大夫的怀里。”

“你这个比方未免有点离奇古怪，”布雷特施奈德别有用心地说，“你开头说的是斐迪南，现在怎么又同牲口贩子扯到一起啦？”

① 斐迪南大公对到他的城堡附近捡柴采蘑菇的贫苦农民的贪婪和残酷是出了名的。